

卷七

書名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撰者 明 孫高亮 撰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編號 D8640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傳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一

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皆為顯
 大官工部主事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
 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
 年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昨夢一神人

蘭古春風鑑超群

後學孫高亮懷石甫纂述



因此怪在下樓決因此難築有貞見說甚驚乃曰若有此怪必用千夫巨餌方能獲捉老僧笑而答曰大人雖用萬人亦難捉取若必欲以人力勝惹他性起連附近人家皆遭其害吾今傳大人一法自然除惡不損於人徐公忙叩問曰老師有何妙法老僧曰大人回去可急取三五千担石灰裝載多舡先令人分付往來舡隻附近人家暫離此數十餘里之外限五日不許入行動往來至日到於洪口可擊鑼為號一敲鑼响齊把石灰傾下水底急把快舡飛搖放遠待水底石灰滾化發蒸起來此怪必然煮死除了此怪那時因水勢而奠之堤必成功徐公蒙僧

指示即叩謝辭轉急急與眾下山回府速差人取備石灰按法行之果然一夜後聽得洪口水滾如雷少頃水高接天衝倒近處房屋無數居民預先得了曉諭暫移無害至第三日後有貞見洪口水勢不高波平浪息乃令人駕快舡數隻前出哨看哨舡之人果見一怪身長數丈遍身鱗甲頭如猪而有鬚前有二爪後有鱗尾形甚克惡浮死於水面之上哨舡人來報有貞有貞親往觀之果覺駭異識者曰此猪婆龍也有貞連夜併工修築又三月此堤將成忽然大雨連堤滿漲水甚湧溢有貞又持舡細察其故製數木鷺放水順流而下又投之以物使又往

數里候着。物與木鷺皆浮出。惟一處木鷺不浮。投之以物皆沉。有貞曰。此水源也。忙令人塞之不止。有貞悶思曰。向者蒙老僧指示。得除此怪。堤將有成。不料秋雨瀑漲。洪水汎濫。其害終在吾。因思窮其源。今源已知其處。奈塞之不止。思量久之。不覺隱几而卧。少刻見二人立於案前。有貞忙問曰。汝二以何人也。二人曰。我河神也。先年因張湫洪水大汎。民遭漂溺。官司屢督工築堤不就。役夫死者數千。吾二人不忍見衆漂沒。乃對大立誓。願捨身以救萬人。我二人遂跳入洪口。其下果有一怪鰐在下。與戰一日。夜被吾二人斬之。水就退。沙就長。而堤成。上帝憐吾

二人為衆捨身救患。勅吾二人在此守護洪口。今公水源雖尋着。而其下尚有龍窟珠淵。非石沙與土所能塞之也。有貞忙問曰。用何物可塞。二人曰。可鑄長鐵柱。與大鍋底貫墜於下。自然塞住。徐公聞言大喜。問二神何名。二人曰。吾乃郝回龍。鄭當柱也。言畢覺來。乃一夢耳。有貞忙出廳問之。遣東平判官王震到廳稟事曰。卑職蒙差濬河。前日見一石板。上書着鄭當柱郝回龍為衆捨生在水中。卑職王州判移我顯聖河東。卑職不敢隱默。特來呈稟。有貞聞言。心異其事。遂語以曉。終得靈之由。王州判曰。此分明神之顯聖。夫人當急為之。有貞遂依章中所傳之

法用鐵柱鐵鍋下之。隨用石沙去塞。漸塞漸築。而堤遂成。有貞感二神傳法。乃建祠奉二神於洪口。後上疏開神之功績。靈顯遂名其廟曰顯惠。至今徠商賈。居民禱祀之。有貞乃從金堤張湫起。踰百里而至大猪潭。西南行九里至濮陽。又上數十里至范陽。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其水勢隨平。凡河流傍出不順者。築堰堰之。堰有九處。長闊皆萬丈。乃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從北出。以濟漕渠之淺涸。又於數百里之中。置閘。由龍灣於東昌魏灣。共置八閘。積水過丈。則放泄。皆通流於古河。以入於海。又鑄精銅精鐵。雜為元金之物。象數百斤。以鎮定之。取金

水子母之義也。名曰廣濟閘。歷三年功始完。脩有貞共差入四萬五千分。而作長後者一萬三千。用木植大小十餘萬。竹六十餘萬。至今漕運。并商賈。舡隻往來稱便。徐有貞築堤成功之後。尋思往日西山老僧指示之功。乃令人脩禮。前往致謝。數日回來。稟覆道。小人們蒙差遣。仍舊尋踪到庵。只見松崖翠壁依然。金亭玉柱如舊。其庵空。其老僧與白尾騾。不知所往。但見石庵柱上高題一偈。寫着留與治水徐公。因此小人們錄此偈。呈覽其偈云。

指示汝成堤

從此賴無虞

日前步朗照

後漸進彌迷

越五重華曜

於總冥爾為

南金當有過

歸莫檢篇遺

有貞者畢不解偈中之意乃曰此真神僧點化吾得除水怪以成堤功恨吾歸心太急不曾參問得禪機若再相懇必有教益可惜無緣嗟嘆之而留月餘乃治裝還朝朝廷因有貞治水有功陞禮部侍郎加倉部御史支二俸住京其年京師大旱有貞薦唐段民能祈雨段民應詔果祈下甘霖尺餘不致飢歉不多月段民得病身故朝廷遂降一子入監有貞在京一年因國子監缺祭酒復浼于公保薦于公即便保奏過數日于公奏事於

文華殿景帝獨宣于公至面前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術機險豈堪為祭酒耶若用之豈不壞了後生輩也公見諭惟叩謝辭出左右見景泰召公當面遙聞有貞祭酒之言傳與有貞有貞只道于公不薦他又在上前說他過失甚恨于公兩次不如所願遂爾成讐不解冤禍於此甚矣于公平日只知輔君匡國練兵養民惟直道而行於心無愧不知傍忌匿怨者多時有兵部侍郎王偉原任職方司郎中于公見偉有才思遂保舉為本部侍郎鎮守大同諸處前者于公遺計於偉致小田兒賊名之死遂召回同理部事未幾于公以多事匆忙偶然詿誤一事王

備遂密奏於帝。一日景泰召公於便殿。以備劾疏面授于公。公叩頭認罪。帝慰諭曰。朕自知卿卿勿為慮。于公蒙景泰授王偉之疏。感恩叩謝。而出。王偉見于公。回部忙出迎曰。今日有何聖諭。何事商確。回遲。公曰。姑進內言之。既到堂。偉又曰。聖上何事議論。于公笑曰。老夫政事冗繁。稍有不畏之處。賢弟當面言之。不佞必然相從。何忍為此。隨出。神中所劾之疏與之。王偉踟躕無地。公復慰曰。不佞素無風憾。自今之後。有不到處。煩賢弟面教。足見雅情。不以介懷。且國家多事之秋。部事非一人可理。得弟輔成。足沾厚意。王偉此後愈加恭敬于公。公亦厚待王偉。

織毫芥帶於心。有事彼此商議。然後施行。公一日與偉商確兵政。忽有人報道廣西總兵武毅上本劾奏思明州土官黃瑛弒兄大變事。公正欲問時。早有武毅揭帖呈上。于公看畢。查訪其事。不數日。人報道廣西思明州土官黃瑛有本奏上。朝廷旨下。着衆官會議。未知所議何事。

善舉官會籍未曉也

事不幾日人雖並黃西思明州土官黃廷本表也陳其首下
以大變事公耳浴問知早亦為疑辭也呈上于令散舉查證其
如忽休人雖並黃西思明州土官黃廷本表也陳其首下
繼事衣部然必亦事也此商難然於公一日與計商計其

第二十六傳

景泰立子建東宮

江洲為親訪智客

于公當日正與侍郎王偉商確兵務忽有人報道思明州守備
黃瑛有本奏上朝廷命各官會議于公聞報忙差人查訪其事
且談黃瑛原是廣西思明州土官初為宣尉司後因有功陞為
都指揮使守備潯州瑛乃庶出者有嫡兄黃瑠世襲思明州土
知府黃瑠年老止生一子名曰黃鈞應襲知州之職黃瑛屢欲
謀殺姪兒黃鈞奪其職與自己之子一日假傳巡撫軍令徵兵
思明州乃令已子糾率心腹驍勇千餘人離府城十餘里結寨

待至更深，黃夜破其城，攻進黃瑠府中，滅門道黃瑠殘虐我衆，特來報仇，盡殺黃瑠，并其子黃鈞，將二尸砍為數段，納於大甕之中，埋於後園，即領衆還寨。明日，思明州有人報至潯州，黃瑠佯為不知，驚哭倒地，隨即走到思明州來，一邊發喪，一邊令人緝捕，竟尋黃瑠父子屍骸，竟不能得，復大哭，寫榜出示，假令人緝捕，竟身報此家門大仇。不料黃瑠令衆殺瑠父子之時，有瑠之僕福童見瑠父子并左右之人，其夜福童脫走，明早竟到軍門，摠兵二處告理，首訴瑠父子殺瑠一家人，皆知黃瑠殺瑠父子情真事寔。巡撫李棠摠兵武毅察知黃瑠弑兄，勸奏其罪，瑠知不可

揜飾，心中大懼，即命其子帶十萬金來京師，求解脫之術。原來黃瑠與學士江淵有親，瑠子潛地來京，見江淵，懇其解禍。江淵曰：汝父子造惡深重，禍不可解。瑠子再三哀求，淵不肯盡計。瑠子曰：久聞京師有稱智多星吳矮子，其人可曉，淵令人訪之，果有瑠子，即造其家，見其人身不滿四尺，言語頗雄壯。瑠子遂送厚禮，說其來意。智多星道：吾有一計，此事不但免罪，且有陞賞。瑠子聞言，忙拜於地，叩求其計。吳矮子欲言而又忍者數次。瑠子復送千金。吳矮子曰：今上登位多年，屢欲立己子為東宮，每每形於言語之間，無人敢發其事。汝可急回，將此事奏請，即能

免害。瑛子聞言大喜，辭回來見江淵，說知其事。淵曰：「計雖好，吾不忍為。固却之。」瑛子乃倩人做成本稿，遣值黃瑛，又遣心腹千戶袁洪帶萬金來京。瑛子與袁洪說知其事，候三日，遂令袁洪待景泰設朝，賫密疏奏上，其畧云：

廣西守備潯州都指揮使臣黃瑛切念太祖高皇帝百戰百勝，難而取天下，期傳之萬世。邇來上皇輕身北狩，文武將吏十喪八九，幾危社稷。不有陛下，臣民何歸？今即位三年，皇儲未定，臣懼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

遜讓之事，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及獲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入太微垣，與諸災異皆可畏懼。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成，推勢轉移，寄空名於大寶，委愛子於他人，階除之下，盡為仇寇。肘腋之間，自相殘賊。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諸大臣密定大計，以弭中外之心，以絕覬覦之望。臣不勝瞻天仰聖，急切屏營之至。

景泰覽疏畢，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遂下詔，令毀武毅李棠等劾黃瑛弒兄大惡之本，不許留藏副本。急降旨，着廷臣會議，釋黃瑛罪，加陞瑛為廣西都督，佩征西將軍印，居武毅之上。是

月乙酉日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集文武群臣廷議皆相顧莫敢發一言疑久之當有司禮監大監與安厲聲對衆曰此事可行即行不可即已無得鼠首持兩端耳群臣聞言皆唯唯欲退此見與安不忍易上皇儲君之忠心也當時閣下陳循等見衆欲退乃即署名後都御史王文等附馮衆侯伯薛垣李璉等尚書何文淵等侍郎項文曜等學士商輅等御史王震等以次署名惟尚書王直于謙給事林聰御史左鼎數公甚有難色不肯署名陳循自執筆勞之強署名亦無人敢寫復疏之語各默然不肯下筆時有何文淵對衆曰諸公不肯落筆某有屬對

為諸公首作乃即提筆曰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衆官皆唯唯而服陳循乃率廷臣面奏曰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珙奏是景泰聞奏心中大喜乃下制曰可朕啓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曰予老矣願社稷安天下得太平令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乃命禮部具儀注擇日以開制下禮部尚書胡濙具儀注景泰即日簡選立東宮官僚以陳懋胡濙王直右亨四人為太子太師柳溥陳循高穀于謙為太子太傅張輓何文淵劉深俞士悅石璞陳鑑王文王翱張軌九人為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家蔣磁為太子少師李

錫蕭維貞劉中敷羅通為太子少傅商輅項文曜彭時周旋為太子少保趙榮徐有貞李紹劉定之呂原柯潛李侃岳正周洪謨劉俊李泰林聰趙昂楊欽王政等皆為春坊諭德詹事等官凡東宮官僚俱加公孤並支二俸景泰三年五月初二甲午日立見濟為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見濟母杭氏為皇后封上皇長子為沂王即成化帝上皇次子見清為樂王見淳為許王汪后令居別宮乃下詔云天佑下民作之君寔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於是頒詔遍告中外海內臣民大赦天下先一日禮部排列儀仗在於奉天門下忽有男子赤身

手執一硃紅木棍直奔進奉天門下奮力大呼道先打東方甲一木後大叫一聲只一擊把排列的香案打碎眾侍衛見之擗住這男子待罪於午門外後有詔下錦衣衛勘問眾官究問其事此人初被擗之時似醉夢中一無所知及下獄勘問那人忽然擗頭一看驚訝道為何在此把我拷打刑官問曰汝這男子又非失心瘋如何自來尋死此人訴道小人正醉酒睡着忽見一將官趕來道快走領小人在亭子邊把小人手掣住打那亭子那將官道打得好感動他的心說罷那人把小人一推不見了如今許多爺爺在此拷問我為何眾官見他說得奇異相顧

曰不知是何神使為之遂不拷問仍囚獄中此事甚異景泰既立見濟為太子凡文武官吏軍士太學諸生無不受賞時人謠云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又加賞陳循高穀江淵王一寧商輅王直各赤金五十兩惟尚書王直受賞回家將金擲於地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廣西一逆賊擅敢為之乃上本辭職朝廷不允又李賢先前托疾不署名今亦托疾不肯受職朝廷自立見濟之後四方災異種種迭見不期太子見濟忽然於十月廿七得疾至十一月初四日薨景泰大哭不已七日不朝後擇日葬於西山謚曰懷獻時于公見災異屢見上疏辭爵乞歸田里其

臣

臣謙切見自去歲冬間以及今春時序乖和雨雪不降復於二十一日大風晝晦日光沉伏切惟災沴之來必有所由天人感召其應不虛伏念臣質本凡庸性復偏執時遭明盛位極人臣既居師保之官又兼六卿之職臣才器不逾於常人聲望弗協於輿誦報國之心雖切而濟時之術全疎經濟之學蕞聞而輔導之職莫稱上不能寅亮天工以為朝廷之助下不能阜安兆庶以底太平之休兼且素乏統馭之能勿稱總戎之任今四方多故百姓流離東南之寇盜雖平西北

之邊報常至，綜理勘定，固難其人。苟臣蒙恥而冒榮，其奈妨賢而僨事，刑咎思退，分所宜然。伏望我皇上宸斷，罷臣職務，遣歸田里，另選賢良，以代今職。上回天意，下協輿情，以彰我皇上知人之明，以免愚臣固位之責。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奏上，未知朝廷准否若何。

第二十七傳

兩忠臣諫諍遭讎

女妖精遇正現形

于公上表固辭，景泰再四勉留，只得仍舊供職。帝因懷獻之亡，日夕在宮流涕，不視朝者數月。時有監察御史鍾同素懷忠鯁，因景帝易上皇儲，宮為沂王，每獨坐深思流涕，嘗欲上疏諫諍，蓄意而未及。後見懷獻身薨，即欲上疏請復，適遇禮部郎中章綸過訪。鍾同遂問章綸曰：桐山綸字，有何事見教？章公出袖中復后復儲之疏，鍾同看畢曰：弟有此心久矣，亦出所奏之疏與章公看。綸曰：可見二人同心，或得天祐，感動上心，復后復儲，少

舒一念之誠。願顯狄梁公之微忱。甘受殷比干之慘酷。二公慷慨泣下。鍾公遂囑付家人曰。明日可槥棺木在朝門俟候。二公作別各呈稿與堂官者。鍾公送稿與都御史劉廣衡。衡曰。此本不宜上。上之恐有不測之禍。二人不聽所言。章公亦送稿與禮部尚書胡濙。濙曰。二位何自處死。綸曰。其等已置死生於度外。明早遂共進其疏云。禮部郎中臣章綸。監察御史臣鍾同。奏為奉養聖躬。以敦孝義。懇復后儲事。臣等切見先年太上皇帝拘留北地。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還。敬仇未報。為上皇之心。即克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願郊廟神靈。

陛下聖筭迎歸。上皇於南宮。可謂遂至願也。昔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主。與陛下同氣異胞。陛下曾受封冊。是上皇之弟。亦上皇之臣也。以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君臣之禮。則天下國家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等切見北極五星。明明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不虛其位也。前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已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母杭氏為皇后。是固母以子貴。而中宮久讓。而弗居。不意世子薨逝。臣民痛心。皇上當復召汪

氏於正宮則太宮之儀範既正而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
率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之誼詔沂王復居儲
位以候皇子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
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外寇不足
平矣。臣等不勝戰慄冒死以聞。疏進。日已墜西矣。景泰看畢大
怒時宮門俱閉乃傳旨從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官即刻捕二人
入獄時章鍾二公從早晨在朝門外俱擗棺未俟候候至晚忽
內廷旨出命捕二臣二公即往獄中第三日又有旨命刑官勘
問必有與在朝大臣或同南宮通謀者著嚴加拷掠刑官奉旨

遂大肆拷掠令誣引大臣通謀等事二公曰此事出於吾二人
本心有何通謀者今日拷死於刑下吾所甘心雖斬之西市慨
然就死刑官必欲迎合上意重加拷掠幾死者五六次並無一
言牽及他人但曰皇天后土得上復后復儲聖心感悟吾二人
朝聞俯從夕死得所矣果然蒼天垂念忠義忽然風雨交加黃
沙四起三日景泰親見天變亦有悔心乃密令錦衣衛官緩其
刑格令禁錮終身勿得言事一日于公因景泰召見便殿公候
諭完乃即而奏曰臣切見懷獻太子立未踰年即構疾而薨此
亦天意有屬非人力所能強也近章綸鍾同所奏之疏未為無

當乞陛下容宥。景泰聞言，怫然不悅，曰：「卿亦為此言耶？」即命駕進宮。公悚懼而出。當有內監與安見公奏語，亦嘆曰：「此足見于尚書忠心為國固本也。」後于公被石亨、徐有貞誣，迎立外藩，不保。奏復立皇儲為言，于公曰：「我嘗面奏復立沂王，與章鍾之奏可宥而優容行之，未為無當。此言景泰近侍內臣皆知之時，上皇詰問內廷數人，人人畏罪不敢言有此語，而公之寬不得自吁。此亦公之數也。」且談邊上巡撫副都御史等需上本劾奏，搃兵石亨、蒙蔽冒功，將手下伏後厨子楊增自小在石亨家做厨子，並無折箭之功，乃冒軍功，授千戶之職。其父楊海亦冒授指

揮之職。此皆冒軍功，擅爵賞，欺朝廷，臣職居總制，不敢隱默。謹此奏聞。旨下，着兵部知道。于公見了，遂寫牌着人戒飭石亨、石亨見牌，心中不悅，深恨于公。反疑公故，今年富劫他，不知于公由底石亨多矣。先年上皇回國，朝廷驟陞石亨為武清侯，亨自思吾雖有戰功，而安邦定國之功，于公之力為多，乃列舉于公屢次大功，請官其子。景帝即封于公之子于冕為府軍前衛千戶。公即上表辭于之官，復曰：「用人之權在於君父，石亨為將而主之，亨聞此語，心中甚恨，曰：『吾之好意反成惡意。』如今又見公之戒飭愈恨，遂不遵戒，徃徃冒功，壞法。于公聞之，奮然曰：『朋友

私情君臣大義安得以私情而昧公義乎。即上疏劾奏其貪冒。疏上朝廷。旨下即掣杜山郭亨楊增等提問。仍寫勅戒諭石亨。并各營不許仍前用上辜恩及縱容下久受財壞法。如違一體治罪。石亨見朝廷拿了冒功人等。又查革了楊海官職。心中忿忿不樂。怨恨于公。一日石亨遇着吏部尚書王直於途中。亨即下馬將前次于公奏劾之事一一訴知。王公王尚書答曰。于節庵一心為國。只是太甚了些。石元戎汝亦不必介懷。俱着朝廷分上下官明日當設一席。與二位歡釋。况當國家多事之秋。若得文武同心。國家慶幸。古云將相知則士卒附。士卒附則國家

安。國家安又何致之足畏也。石雲繼切勿介意。吾當與公釋怨。言畢各別。王公明日果設席專請于石二公飲酒解和。此時于公是四方寇盜稍寧。又是王公相請。乃即造王公之府。其時石亨已先在王公府中等候。門上人報于爺到來。王石二公忙出迎接。各相見禮畢。王公即開言曰。前聞二公之事。下官薄設。特為二公釋情。消除。值國家多事之秋。正將相協和之日。于公笑而答曰。承抑庵王直字公之雅情。敢不領教。正所謂國事交情。兩盡之耳。復顧石亨曰。老兄豈不知不佞素性執直。何必介懷。遂相與坐席。俱開懷暢飲。款洽多時。談論些國家政事。因話之間。

于公對王公曰。當年吾過石兄於山東旅店。僧人蘭古春相。吾與石兄并令桂叅戎。俱至將相。今日果然真神鑑也。前年聞古春病亡。其徒西白來謁。吾辱贈之。遺歸。亨亦曰。古春神鑑。小弟至今念他。不知已故。王公亦曰。吾已曾聞蘭古春相術。惜乎不曾相會。坐談歡飲已久。于石相謝王公辭別。各回。明日石亨即設筵相請。王于二公。二公亦各欣然。而于亨大開東閣。盛饌豐備。食前方丈。優人禱劇。迭相演戲。自午至申。石亨又令換席。後堂復邀二公進內。款宴。仍命一班女樂。吹唱勸酒。石亨見二公忘懷暢飲甚悅。復令人喚侍妾桂芳出來。歌舞侑酒。于王一公

曰。擾深矣。何必復令麗姬出來。石亨定要款留。又着人進內。催促桂芳。芳不肯出。見亨對二公曰。小將向日鎮邊。聞得有警。親領數卒。前往巡哨。偶見此女投河。急令人救之。問他。他道。商人之侍女。因商出外。經營年餘。未回。其妻亮悍。逼迫不過。故此投河。小將聞言。即欲送歸。彼言若歸。必死。即欲請吾劍。自刎。吾甚憐之。因帶回家。不意此女歌舞吹彈。琴棋書畫。無不通曉。雖優人選妓。不能及也。今承二公光臨。正當令他出來。侑酒。言畢。復令人催之。三四次。不肯出來。于公曰。他見吾二人。在此。不欲出來。就罷。不必再速。言罷。于公即欲起身。石亨再四款留。親自來

喚其妾。妾只得出來相見。那妾見了于公。欲進不進。欲言不言。只低着頭。把那身子在夾壁邊縮將去。石亨見了。大喝曰：「賤婢不歌不舞。做出這般形狀何也？」那妾見了于公。嚴威凜凜。正氣昂昂。又被石亨一喝。把身子一側。胸一聲聲。夾壁內推進去了。連身子通不見。石亨看見。喝罵曰：「賤人這樣作怪。如何把身子通推進夾壁銜去？」汝快出來。饒汝之罪。如少遲延。拿出斬汝為兩斷。只聽得那夾壁內說道：「將軍不必惱我。我原非是人。乃花月之妖。多年老桂成精。變作女身。因見主帥心地有偏。故來附你。別時宴客。尚可出來歌舞勸酒。今日于爺在此。見他正氣昂昂。」

忠耿耿神人也。我妖邪焉敢上前相見。故此迴避。亦我之數該。盡從此永別矣。大哭一聲。壁中寂然不响。石亨見說。驚愕半晌。于二公亦異其事。皆起身到壁邊看時。寂然不聞。于公叫取劍來。欲開夾壁看時。果見一老樹約長五六尺。上有毛髮。內中有微聲。石亨見了。大怒。忙取劍欲之。分為兩段。內有血滋滾出。怪穢難聞。于二公皆訝其事。遂辭石亨而出。彼時盡駭其事。于二公一路並馬而行。曰：「世間有此怪異之事。于公曰：『古來有貞婦化為石。彭生變為豕。理或有之。』王公曰：『今日妖邪亦稱公正。直避不敢見。若武三思之妻。敢見狄梁公。事同一轍。』」

以予觀之公之正氣更邁於狄公耳于公曰不敢妖言不足信也二公一路嗟呀各回至第三日于公亦答一席惟王公赴酌石亨因病不來赴席且談石亨送了于王二公出門即令人架出妖樹架火焚之燒得滋滋有聲真穢雜聞石亨聞了真氣因此得疾自思曰吾為將帥死吾手者不知多少今反被一妖所制心中不樂病日沉重舉家惶惶當有石亨心腹盧旺彥敬等諸人聞亨病即來問安請醫調治并祈神問卜未見痊愈石彪亦差指揮杜清來問安清稟曰大同石爺聞知大爺貴體不安特差清來問安石亨曰吾只為妖邪所干自覺不樂以致成疾

後等皆吾訪有推卜應驗者以訣吾之休咎杜清聞言即杜稟曰有不知杜清所言何公下傳可見

曰... 不... 賦... 推... 萬... 棋... 神... 卜... 童... 先... 否... 石... 亨... 曰... 吾... 亦... 聞... 杜... 清... 稟... 曰... 太... 爺... 曾... 聞... 得... 神... 筭... 萬... 棋... 神... 卜... 童... 先... 否... 石... 亨... 曰... 吾... 亦... 聞... 萬... 棋... 之... 名... 未... 知... 他... 推... 筭... 之... 術... 果... 有... 效... 驗... 否... 清... 荅... 曰... 萬... 棋... 乃... 江... 西... 南... 昌... 人... 也... 自... 幼... 曾... 遇... 異... 人... 相... 棋... 曰... 汝... 欲... 富... 貴... 乎... 棋... 曰... 富... 貴... 誰... 不... 欲... 棋... 知... 此... 人... 是... 異... 人... 乃... 再... 三... 問... 叩... 其... 人... 因... 留... 一... 書... 與... 之... 言... 曰... 用... 此... 不... 但... 致... 富... 他... 日... 貴... 至... 二... 品... 棋... 拜... 謝... 於... 地... 擡... 頭... 起... 來... 不... 見... 其... 人... 知... 為... 神... 授... 觀... 其... 書... 乃... 祿... 命... 法... 也... 遂... 研... 精... 其... 術... 以... 推... 筭... 為... 名... 多... 有... 奇... 中... 若... 令... 一... 推... 窮... 通... 富... 貴... 過... 去... 未... 來... 生... 死... 如... 見... 不... 能... 枚... 舉... 但... 畧...

卷二十八傳

神卜李邀元帥寵

忠臣得賜御醫者

杜清稟曰太爺曾聞得神筭萬棋神卜童先否石亨曰吾亦聞萬棋之名未知他推筭之術果有效驗否清荅曰萬棋乃江西南昌人也自幼曾遇異人相棋曰汝欲富貴乎棋曰富貴誰不欲棋知此人是異人乃再三問叩其人因留一書與之言曰用此不但致富他日貴至二品棋拜謝於地擡頭起來不見其人知為神授觀其書乃祿命法也遂研精其術以推筭為名多有奇中若令一推窮通富貴過去未來生死如見不能枚舉但畧

道一二以証之。或有令隱而後明。或有先諱而後顯。石亨曰。試言之。清曰。萬祺魯判一吏。梁姓者。隱而具驗。此云。

二十年來。嘗一州。常得一筭。在石頭。迨有路。行將。又翁收成在後頭。

梁姓者。自以為吏員出身。他日必有一州官做。心中暗喜。不料為吏將及七八年。為受枉法贓。被人告發。問徒。無錢贖罪。只得自去當徒。擺站。批拽行。於是方省。棋推筭之神。不亨聞說。笑曰。果隱而妙。還有試言。杜清復稟曰。又有。一冬。天生起背疽。無死。因請萬祺推筭。棋批云。

臘月病疽。不為苦。只恐他年正月五。撞出一匹花面虎。一聲鑼。一擊鼓。這個苦。真是苦。

患疽之人。果然痊好。因思道。我家頗豐。必不為盜。安有一聲鑼。一擊鼓之事。我自今以後。不進深山。何能遇虎。遂不把批語為念。過了六七年。正月初五日。要回拜人家節。乃騎一匹馬。從河邊經過。不料小兒。影騎着竹馬。頭帶虎面。敲鑼擊鼓。從側裡打將出來。又帶着虎頭。一路跳來。那馬聞得鑼响。見了虎頭。只一蹶。把那人倒掀落水。天氣甚寒。凍死於水。此真個苦之驗也。又有一吏。兩考已滿。意欲止京。援例候官。做乃借貸諸親友銀。

二百餘兩。正欲上京。偶路過萬祺。求其推筭。乃批云。

不要援來不必援。不援方可省其錢。正月十五正團圓。家家歡樂處。燈下打鞦韆。

那吏見批。說不援省錢之句。欲行又止。自思錢財已得在手。如何不行。遂不依其批。來到京中。某期中途落水。銀兩已沒。又失了帖單。脫得命回家。又欲設法。銀兩幹辦帖文。起批仍舊上京。時值歲逼。親友又無人肯再借者。延至正月十五。見家家鼓吹歡樂。惟此人悒悒無聊。忽然着了念頭。遂縊死於燈棚之下。此乃是燈下打鞦韆之驗也。祺在京師多與貴官達士推筭。皆驗。

乃致富。加納為鴻臚寺主簿。主帥心疑。何不令人請來。問其休咎。石亨見說。即問曰。可着誰人請來。杜清曰。卑官與祺向有一面。當得親去請來。祺見清不敢推卻。即同清到亨府。石亨扶病以禮相見。分賓而坐。即曰。久聞先生大名。高術有一二官將。敢煩推評。祺曰。小官才劣。術疎。恐有負元戎招諭。石亨先將一二心腹將官。與祺推卜。果有先見之明。亨乃將自己年庚。要祺推筭。祺即細細推評。較卜乃援筆批去。

一生富貴未為足。近有妖邪來附惑。再後功爵寔軒昂。數月之間封大國。慢誇綾錦有千箱。個中還須用一幅。既封其國。

毀恰其屋

石亨見其批心甚服之。但內中三四句，覺是好言。惟毀屋之句，似非吉語。乃再三問曰：毀屋之言，煩先生明以告我。滿祺曰：日後自有驗處。石亨怒曰：吾所勞公推卜者，正欲指迷途耳。何故托言後驗？祺見亨怒，即曰：此亦應元戎後頭好處也。毀屋之說，元戎那時加封當造殿也。祺被元戎逼，故泄此言。即爺當慎之。石亨見說，心中少解。欲請祺為幕賓。滿祺再三辭却。亨乃厚贈。後景泰得疾，亨常召問。其故多驗。未及半年，景泰病篤。亨暗令杜清問祺。祺曰：必不能起。復暗問天位大事。祺對曰：皇帝在南

宮。又他求若依某推之，應在丙午日當復位也。後上皇復位，即日召祺，遂封為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且說石亨雖聞萬祺解說，心中尚有狐疑。杜清復稟曰：萬鴻臚推卜甚精。若太爺尚有疑心，何不再召童先卜。其疑決矣。石亨曰：善。汝即去請童先來。這童先自幼兩目青盲，授師學推卜之術，深明卦理。言無不中。在京師每與貴顯往來，人人欽信。正統己巳之變，上皇在北地時，有中貴人曹吉祥與童先往來。私下要童先推上皇休咎。童先卜曰：僅有一年之厄。不久即歸。曹吉祥遂奏聞太皇太后。太后果見上皇一年歸國，即命朝廷賜童先上官，以旌其

能遂授先為百戶。自此馳名。當時石亨聞杜清之言，即命杜清去請杜清。去不多時，與童先並車到府。清忙令童先進見石亨。見了童先，心中甚喜，遂令卜目下之疾何如。童先即取出三文金錢，放在象牙筒內卜之。便笑言曰：「石爺貴恙不出五日，即痊好。」石亨尚疑萬祺毀屋之批，復命先卜之。童先仍把金錢復一卦，大笑曰：「好好好，不出半年，當有封爵。」主一門榮顯之卦。復曰：「某亦有幸在其中矣。」石亨聞言大喜，即留童先為幕客。果五日之後，病痊仍出提督軍務，厚贈童先金帛。先在帳下與亨深相契合，言無不從。且說于公自知權柄太重，恐獲危機，屢上章乞

歸鄉。并景帝不允所奏，復賜第宅，褒功于公。心愈不安。上章懇辭。景帝必不允，留之愈甚。于公感朝廷之恩，每回家中，必與其子冕曰：「吾本書生，不知兵機。聖主正值憂勤之際，吾分必以死報之。遂不揣調度軍馬區區犬馬之勞，顧荷寵異之重，汝宜砥礪名節，毋忝朝廷。官爾爵爾之意，冕承教誨，終身不忘。父命于公，身當權盛之時，正群小側目之際，公一心為國，不計其他。日則決斷機務，夜則獨處朝房。景泰平日所賜衣甲鞍馬袍帶涼傘，悉封記於所賜宅內。時有閒暇，常往一視。至於俸祿，盡賞有功軍將，家無餘蓄。數年之間，安內攘外，剖決機宜。自是未遑飲

食至晚。平章國務入朝。即面奏其事。出朝。手自書疏。夜半乃罷。公常有火關係於心。不自安者。輒嘆曰。吾這腔熱血。不知竟洒於何地。聞公此言。不由人不泣下。忠臣為國忘身如此哉。公殫力勞神。漸染痰火之疾。喘急不能理事。仍上疏辭職告退。景帝聞公有疾。即差太監興安問疾。興安承命到于公宅中。見其自奉菲薄。且三年前未久。董氏病故。公遂不娶。亦不畜侍妾。所以子嗣止一人。公當病時。惟養子于康伏侍。公子冕侍奉湯藥。興安一見。嗟嘆不已。曰。此寔天賜斯人。輔我國家中興之業。乃傳御音慰諭公疾。公聞朝廷遣中貴人問疾。帶疾披袍。令子冕扶

至中堂。俯拜謝恩。謝畢。乃對興公曰。某有何能。感蒙聖上垂念。腐朽勞公遠臨。萬死難報聖恩。興安曰。萬歲爺聞知先生身體不安。特命某來問慰。吾想公之貴恙。撫為國家多事之秋。勞神殫力。因此漸染而成。料亦無妨。自古吉人天相。且公素志忠貞。廉潔。天亦佑之。不必過慮。請自寬心。于公荅曰。感蒙聖恩浩大。區區犬馬微勞。雖萬死不能稍報。恐目下所患之疾深重。頃刻痰喘。語言氣塞。呼吸之間。不能上下。只恐死不塞責耳。今蒙寬慰。敢不自調攝。而煩聖慮。與公厚德也。正談間。于康進堂報曰。朝廷又遣兩位御醫董宿孫瑛來視疾。于公忙令子冕出迎。二

醫進內未知診視于公之恙何如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八

第二十九傳

良醫診出病源

御手親燒竹瀝

二御醫至與安又對公曰吾亦同公子出外相迎公且安息片
時少間好視公脉公聞言致謝乃進房少歇與公與二御醫吃
茶之際二醫見公家如此儉約各相謂曰一當庶之家尚多侍
女僕從猶且奢靡况官居極品身為宰輔乃能如此真社稷之
臣也嘆羨良久于公子遂請二御醫同與公直至公房診視公
疾御醫見公曰某等久蒙台臺覆庇未嘗得望見清光今荷朝